

訓 宝 王

京 剧



2
37

北京宝文堂书店

人 物

薛平貴	王寶釧	王允	院子
苏 龙	魏 虎	丫 环	王金釧
王銀釧	王夫人	院子乙	四龙套
馬 达	江 海	代戰公主	高嗣綬
四太監	車 夫		

第 一 場

薛平貴（內唱“西皮倒板”）

一馬離了西涼界。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原板”）

不由人一陣陣泪洒胸懷，
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
老王允在朝中官居太宰，
哪把我貧窮人挂住心懷，

恨魏虎起疑心将我來害，
苦害我薛平貴所为何來，
柳林下拴战馬武家坡外，
見了那众大嫂細問开怀。

列位大嫂請了！

內 声 請了！軍爺敢是失迷路途？

薛平貴 阳关大道，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找名問姓的。

內 声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曉。

薛平貴 提起此人，是大大有名。

內 声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薛平貴 王丞相之女，薛平貴之妻，王氏宝釧。

內 声 軍爺來的不湊巧！

薛平貴 怎么不湊巧？

內 声 方才在一处挖菜。

薛平貴 如今呢？

內 声 回轉寒窑去了。

薛平貴 煩劳大嫂通稟，就說她丈夫，託我帶來万金家書，教她前來接取。

內 声 如此軍爺請稍待。

薛平貴 有劳了！

內 声 王三姐！

王宝釧 (內应)作甚么？

內 声 你丈夫託人帶來万金家書，教你前去接取。

王宝釧 (內)有劳了！(內唱“倒板”)

街坊邻居一声喚。

王宝釧上。

王宝釧 (改唱“漫三眼”)

武家坡又來了王氏宝釧，
站立在坡前用目观看，
那一傍站定了一位軍官，
我这里假意儿把苦菜来挖，
他那里問一声來奴就回答一言。

薛平貴 (接唱“散板”)

这大嫂傳話(轉“快板”)太迟慢，
武家坡站的我两腿酸，
下得坡來用目看，
見一个大嫂把菜挖，
看前影看也看不見，
后影儿好似妻宝釧，
本当向前将妻喚；

且慢！ (接唱)

錯認了民妻礼不端。

大嫂！ 請來見礼！

王宝釧 还礼！ 軍爷敢是失迷路途么？

薛平貴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找名問姓的。

王宝釧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曉哇。

薛平貴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王宝釧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薛平貴 王丞相之女，薛平貴之妻，王氏宝釧。

王寶釧 噢！王寶釧？

薛平貴 正是。

王寶釧 軍爺敢是與她沾亲？

薛平貴 非亲。

王寶釧 带故？

薛平貴 非故。

王寶釧 非亲，非故，軍爺問她作甚呢？

薛平貴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她丈夫同营吃粮，託我帶來万金家書，故而动問。

王寶釧 啊！軍爺請稍待。

薛平貴 請。

王寶釧 哎呀！且住。我那薛郎，离家一十八載，今日才有書信到来，本当向前接取，怎奈身上衣裳褴褛，这便……怎么处？哦哦！有了。我自有道理。啊！軍爺你可曉得哩謎？

薛平貴 略知一二。

王寶釧 这远——？

薛平貴 远在天边，难以相见。

王寶釧 近觀？

薛平貴 哟！莫非你就是那薛大娘？

王寶釧 不敢！平貴之寒妻呦！

薛平貴 喔喔！重見一礼。

王寶釧 方才见过礼了。

薛平貴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王宝钏 好！好个礼多人不怪，拿来！

薛平贵 拿甚么？

王宝钏 拿书信来。

薛平贵 大嫂也请稍待。哎呀！且住。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她的贞节如何，趁此四顾无人，不免调戏她一番，试试她的贞节如何？她若贞节，将她收下，她若失节，一剑将她杀死，也好对我那代战公主。（唱“快板”）

洞宾曾把牡丹戏，

庄子先生三戏妻，

秋胡戏过罗氏女，

薛平贵调戏自己妻，

弓插袋内假摸取，

哎呀！（接唱）

我把大嫂你的书信失。

王宝钏 放在哪里？

薛平贵 弓插袋内。

王宝钏 敢是不要紧的所在？

薛平贵 正是要紧的所在。

王宝钏 既是要紧所在，为何失落了？

薛平贵 大嫂有所不知，只因在前村，抽弓打雁。

王宝钏 打雁作甚？

薛平贵 打雁充饥呀！

王宝钏 莫非那大雁，吃了你的心肝不成么？

薛平贵 啊！大嫂，一封书信能值几何，为何开口伤人哪？

王宝钏 岂不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失落了人家的書信，

岂不教人痛苦哇……！

薛平贵 不愧大家之女，出口便是文章。啊！大嫂，不必啼哭，这書信上的言語，我还記得几句呀！

王宝钏 如此說來，我到明白了。

薛平贵 大嫂！你明白何來？

王宝钏 想是我那薛郎，托你帶來万金家書，內有散碎銀兩，一路之上，被你花費，也是有的。

薛平贵 大嫂不必多疑，只因那日，我那薛大哥修書之际，我在一傍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記得。

王宝钏 如此說來，你到是个有心的人儿呀！

薛平贵 我若有心，还失落不了你的書信哪！

王宝钏 你要站远些。

薛平贵 （唱“倒板”）

八月十五月光明。

王宝钏 住了！軍營之中，連个灯亮，都无有么？

薛平贵 灯亮却有，哪有許多。

王宝钏 全凭何物？

薛平贵 全凭那皓月当空！（接唱“原板”）

薛大哥在月下修写書文。

王宝钏 （接唱）

我問他好來？

薛平贵 （接唱）

他倒好。

王宝钏 (接唱)

再問他安宁?

薛平贵 (接唱)

倒也安宁。

王宝钏 (接唱)

三餐茶饭?

薛平贵 (接唱)

小草造。

王宝钏 (接唱)

衣衫破了?

薛平贵 (接唱)

自有人缝。

薛大哥这几年远不通,

他在那西凉路上受尽了苦情。

王宝钏 受苦情, 敢么是挨了打了?

薛平贵 正是挨打。

王宝钏 喂呀! 我那苦命的夫哇!

薛平贵 大嫂, 不必啼哭, 这苦么还在后头呢!

王宝钏 你要站远啦!

薛平贵 (接唱)

军营中失了一骑马。

王宝钏 是官马, 还是私马?

薛平贵 军营之中, 哪里来的私马, 自然是官马呀!

王宝钏 官马岂不要他赔呀?

- 薛平貴 哪怕他不賠！
- 王寶釧 他哪里來的銀錢，與他賠馬？
- 薛平貴 自然是有哇！
- 王寶釧 軍爺！要放老誠些。
- 薛平貴 （唱）為賠馬借了我十兩紋銀。
- 王寶釧 住了！我來問你，你在軍營之中，吃了几份錢糧？
- 薛平貴 一份。
- 王寶釧 我那薛郎呢？
- 薛平貴 也是一份。
- 王寶釧 我來問你，你二人俱是一樣，你哪里來的銀錢，借與他賠馬呀？
- 薛平貴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浪蕩公子，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不瞞大嫂，為軍的乃是貧寒出身，故而積存得下。
- 王寶釧 哎呀呀！這就不對了。
- 薛平貴 怎麼不對了？
- 王寶釧 想我那薛郎，也是貧寒出身哪！
- 薛平貴 哎呀呀！薛大哥呀！薛大哥！今日我才知道，你也是個貧寒出身哪！哈哈哈！
- 王寶釧 到被他取笑了！
- 薛平貴 （唱）本利算來二十兩，
 不曾還我半毫分。
- 王寶釧 你就該問他要。
- 薛平貴 他無有也是枉然。

王宝钏 打罵也該問他去要。

薛平貴 岂不伤了弟兄們的和氣？

王宝钏 軍爺身帶何物？

薛平貴 防身宝劍。

王宝钏 杀了他，也該問他要哇！

薛平貴 青平世界，朗朗乾坤，这杀人岂不教我償命啊！

王宝钏 難道說，你就罢了不成么？

薛平貴 有道是，善財難捨喲！

王宝钏 你要老誠些！

薛平貴 (唱)那一日过营把債討，
他言道長安城有一个王氏宝钏。

王宝钏 住了！王宝钏該你的？

薛平貴 不該。

王宝钏 欠你的？

薛平貴 也不欠。

王宝钏 不該！不欠！張嘴王宝钏，閉口王宝钏，是何道理呀？

薛平貴 我來問你，父債？

王宝钏 子還。

薛平貴 夫債呢？

王宝钏 这妻——

薛平貴 妻甚么？

王宝钏 妻，妻不管哪！

薛平貴 你到推得个干干淨淨，只怕这汗么，少不得要出在
你这病人的身上喲！

王宝钏 你要老诚些！

薛平贵 （唱）薛大哥无钱将妻卖，

将大嫂卖与了当军的人哪。

王宝钏 当军的是哪一个？

薛平贵 哟哟哟！就是在下。

王宝钏 有何为证？

薛平贵 婚书为证。

王宝钏 拿来我看。

薛平贵 慢来！慢来！想大嫂乃是有志气之人，倘若婚书到手，三把两把，将它扯碎，为军我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啊！

王宝钏 依你之见？

薛平贵 依我之见，去至前村，请出三老四少，同拆同观。

王宝钏 此话当真？

薛平贵 当真。

王宝钏 果然？

薛平贵 哪个哄你不成？

王宝钏 （唱“哭头”）

啊啊啊……狠心的强盗哇！

薛平贵 她倒罵起来了！

王宝钏 （接唱“二六板”）

手指着西凉高声罵，

无义的强盜罵几声，

奴为你不把相府进，

奴为你失了父女情，

既是儿夫将奴卖，
谁是那三媒六证人？

薛平贵 大嫂！（接唱“快板”）

苏龙魏虎为媒证，
王丞相是你我主婚的人哪。

王宝钏 （接唱）

你说此话我不信，
苏龙魏虎是内亲，
你我同把相府进，
三人对面说分明。

薛平贵 （接唱）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
咬定牙关我就不认承。

王宝钏 （接唱）

我的父在朝为官宦，
金银财宝堆成山，
还来本利该多少，
一马送到西凉川。

薛平贵 （接唱）

西凉川一百单八站，
为军的要人我不要钱。

王宝钏 （接唱）

军爷再要胡乱讲，
定要将你送当官，

板子打來夾棍夾，
管叫你去時容易後悔難。

薛平貴 (接唱)

大嫂說話札不端，
為軍那怕見當官，
衙里衙外我打點，
管叫大嫂你斷與了咱。

王寶釧 (接唱)

軍爺說話札不端，
欺人猶如欺了天，
西涼鞭子將你斬，
妻兒老小奴一般。

薛平貴 (接唱)

好一個貞節王寶釧，
百般調戲也枉然，
腰中取出銀一錠，
將銀放在地平川，
這錠銀三兩三，
拿回去把家安，
買綢羅做衣衫，
我與你風流夫妻過上几年。

王寶釧 (接唱)

這錠銀子奴不要，
與你娘做個安家的錢，

买白布做白衫，买白纸糊白幡，
落一个孝子的名儿在天下传。

薛平貴（接唱）

是烈女就該在家园，
为何來在大道边，
为軍起下不良意，
一馬双跨到西涼川。

來來來！大嫂上馬呀！

王寶釧 呀！（接唱）

一見軍爷变了臉，
不由寶釧心胆寒，
低下头來心暗轉，

有了！（接唱）

猛然一計上心間，
抓把沙土迷他的眼。

軍爺那傍有人來了！

薛平貴 在哪里？

王寶釧 在那里！噃！（撒土迷薛平貴的眼。）

王寶釧（接唱“散板”）

急忙跑回寒窑前。（下。）

薛平貴 哈哈哈！……（唱）

好一个貞節王寶釧，
果然為我受熬煎，
不騎馬來步下趕，

夫妻們相會寒窑前。（下。）

第二場

王宝钏上。

王宝钏（唱“西皮散板”）

前面走的王宝钏，

薛平贵上。

薛平贵（接唱）

后面跟随平贵男。

王宝钏（唱）进得窑来把门掩，（进窑。）

薛平贵（接唱）

将为丈夫关在这窑外边。

王宝钏 哟！（唱“快板”）

先前说是当军汉，

如今又称儿夫男，

说得明白重相見，

说不明白礼不端。

薛平贵（唱“倒板”）

提起了当年泪不干！（改唱“原板”）

夫妻們在寒窑受尽了熬煎，

自从降了红鬃战，

唐王驾前去討官。

官封我后軍都督府，
你父上殿把本參，
自从盤古（轉“快板”）立地天，
那有岳父把婿參，
西涼國造了反，
為丈夫倒做了先行官，
兩軍陣前遇代戰，
代戰公主好威嚴，
她將我擒下了馬雕鞍，
多蒙老王不肯斬，
反將公主配良緣，
西涼老王把駕晏，
她保孤王坐銀安，
那一日駕坐銀安殿，
宴鴻大雁口吐人言，
手執金弓銀彈打，
打下了半幅血羅衫，
打开羅衫从头看，
才知道寒窑受苦的王寶釧，
不分晝夜回家轉，
為的是夫妻得團圓，
三姐不信招指算，
連去帶來十八年。

王寶釧 呀！（唱“散板”）

既是儿夫回家轉，
可有鴻雁把書信傳？

薛平貴 (唱) 水流千遭归大海，
原物交回旧主觀。

王寶釧 (唱) 一見血書心好慘，
果然儿夫轉回还，
开开密門重相見，

哎！ (接唱)
儿夫哪有五縞鬢？

薛平貴 (唱) 打罢春來交夏天，
日月輪流不一般，
三姐不信菱花看，
你的容顏不似那彩樓前。

王寶釧 (唱) 寒窑哪有菱花鏡，
薛平貴 水盆以內。

王寶釧 (接唱)
水盆以內照容顏，

老了！ (接唱)
啊……容顏變哪！

十八載老了我王寶釧！

薛平貴 啊三姐！ 話已說明就該开密門，夫妻相見。

王寶釧 既是儿夫回轉，你要往后退上一步。

薛平貴 退后一步。

王寶釧 再退后一步。